

# 新中国首次接待外国政府首脑纪事

很多人以为,1954年应邀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。事实上并非如此,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,是1952年9月28日访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(现称蒙古国)总理泽登巴尔。

**下榻新中国第一座国宾馆**  
1952年9月28日下午,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。

走下飞机,泽登巴尔紧紧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,泽登巴尔不仅在机场,而且在接下来的整个访问行程中,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。

检阅完仪仗队,周总理陪同泽登巴尔走出机场,乘车前往下榻的迎宾馆。礼车一路驶向东交民巷,在一处幽静的院落内停下。

按照以往惯例,所有来华访问的外宾都住北京饭店,但接待泽登巴尔却属例外。

9月20日,外交部交际处(外交部礼宾司前身)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:为给蒙古代表团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,决定破例安排蒙古代表团人住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领事馆。请交际处会同政务院

机关事务管理局即刻启动对该处房屋的改建工作。

这一特殊的安排,凸显出中方高层对这次外事活动的重视。接到通知后,工地上800多名工人轮班夜以继日地不停忙碌。28日,抢在蒙古代表团到达的前一刻,全部工程完工。

自此,新中国有了第一座国宾馆。到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建成,这里先后接待了几十位国内外政要名人。

**外国政要国庆观礼第一人**

9月29日,即到达中国的第二天,泽登巴尔一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晚上,泽登巴尔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。9月30日,泽登巴尔出席了毛主席举行的国庆3周年招待会。

10月1日,作为此行的最高礼遇,泽登巴尔应邀观礼,观看国庆阅兵式及群众游行。泽登巴尔是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新中国国庆阅兵观礼第一人。

作为此次访问一项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内容,10月4日,泽登巴尔代表本国政府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》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京由中外政府首脑签订的协议,缔约双方共同议定:“同意在经济、文化、教育方面,建立、发展及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间的合作。”

签字仪式后,两国总理发表讲话,对协定给予高度评价。10月5日下午,泽登巴尔在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的陪同下,乘专列赴南京、上海、杭州访问。

地方上对蒙古政府代表团的到访给予高度重视。泽登巴尔乘坐的专列每到一地,当地最高领导均到车站迎接。泽登巴尔一行在外地参观访问往返共8天,在上海、杭州各停留一天半,在南京停留一天。



▲1952年,蒙古最高领导人泽登巴尔访华。

回到北京后,蒙古政府代表团相继参观了北京图书馆、清华大学,游览了故宫、颐和园、北海、天坛等名胜古迹。

**启程回国前收到精美赠礼**  
10月16日,泽登巴尔收到周恩来总理的赠礼。礼品经过精心准备和挑选,包括:湘绣泽登巴尔画像一幅;地毯一块;万寿无疆瓷餐具一套(94件);福建漆博古挂屏四扇;挑花台布一块;织锦缎二疋(即匹);相片本一册(注:内装泽登巴尔访华的照片)。

10月18日,临上飞机回国前夕,泽登巴尔特地请迎宾馆的工作人员以及随团翻译、医生等到他的房间,他向每位工作人员敬酒,感谢这段时间对代表团的热情招待。

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唐军/文)

## 蒋介石三上金门岛的前前后后

1952年1月,蒋介石题写“毋忘在莒”4个字,让人刻在金门太武山的悬崖上。“毋忘在莒”出自战国后期的一个典故。当时,燕国联合秦、楚、赵、魏、韩共同攻打齐国。燕、赵、秦等6国之兵长驱直入,很快攻占了齐国的国都临淄,齐王被迫退至莒(今山东莒县)。但齐国以莒为反攻基地,经过5年的生聚和努力,终于打败燕国,收复了全部失地。蒋介石题词的意思,就是要以台、澎、金、马为基地反攻大陆。

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对台政策传递到台湾。蒋介石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,也派人赴北京刺探消息,他选定的人是“立法委员”宋宜山。

1957年4月,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与中共方面见面。

宋宜山在北京期间,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、四季青农业合作社、故宫、颐和园,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。5月,宋宜山返回香港,写了15000字的报告呈蒋介石。报告除汇报见面商谈的情况外,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,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。蒋介石看到报告后大骂道:“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,半个月就被赤化了!”并叫人告

诉宋宜山,不必回台湾了,就留在香港好了。

1957年8月,蒋介石第二次登上了金门岛。他把中共的和谈建议说成“统战阴谋”,要求守岛官兵“与阵地共存亡”,并鼓吹“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”。不久,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南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,蒋介石、宋美龄观看了演习。

**三上金门**

蒋介石在1962年元旦,提出要以“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”“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”“以斗争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”。3月29日,蒋介石在青年节号召青年“加紧准备参加圣战”。11月12日,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,要求贯彻“反共革命”任务。

不过,没有美国人的支持,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不过是一句空话。1964年10月16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。蒋介石在极端失望之时,仍打肿脸充胖子。1964年12月,他拖着77岁高龄的病弱之躯,拼着老命第三次登上金门岛,号召金门蒋军“团结奋斗,雪耻复国”,鼓励他们再一次开展“毋忘在莒”运动。

就在蒋介石忙于开展“毋忘在莒”运动之时,原“国民政府代总统”李宗仁于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回到北京。他在当晚的宴会上深有感触地说:“我已经回到家里了……看到江山如此多娇,城乡面貌焕然一新……内心愉快之情,绝不是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。”

7月27日,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李宗仁夫妇。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。毛泽东说:“不要急,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,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”(摘自《福建党史月刊》王永钦/文)

# 俄军弹道导弹战果带来的重要启示

乌军展开对俄罗斯库尔斯克的攻势被确认是战略转变。然而,乌军在地面作战行动中来自西方的高技术兵器遭遇惨重损失。俄罗斯宣布在24小时内摧毁乌军3个“爱国者”系统的雷达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,俄军就不可能有机会摧毁如此多的西方重要武器,特别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。

这样的战果带来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:俄军是用何种战术干掉乌军的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的呢?从俄军公布的画面来看,这个战术组合十分清晰:出动无人机、侦察机捕获乌军节点目标的情况下,俄军发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(见图)完成快速打击。

第一段视频显示,德国援助的IRIS-T发射器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操作员,被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。第二段视频显示,两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被俄罗斯侦察无人机发现,随后被伊斯坎德尔导弹击毁。第三段视频显示,在第聂伯罗的彼得罗



夫斯克地区有两套“爱国者”防空系统被摧毁。更早前公开的一段视频显示,俄军还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了乌军在树林中集结的车队。不难发现,俄罗斯弹道导弹部队在库尔斯克之战中几乎成了最为耀眼的明星。证明了对地战术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威力。由于中国军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规战术弹道导弹库存,而且性能又相当先进,我们更有必要观察乌克兰战场上地对地弹道导弹的使用情况。

现在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:在战场态势日趋透明的背景下,地对地弹道导弹的快速打击优势正在被无限放大。弹道导弹打击300公里远的目标仅需2至3分钟,这意味着现役的任何防空系统

合同。罗马尼亚也向韩国订购54门K9自行火炮和36辆K10弹药补给车,价值约9.2亿美元。

与此同时,韩国正推动与挪威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印度等国达成武器出口协议。

韩国媒体称,军工产业已成为韩国政府和军方拓展对外防务合作的重要工具。一方面,韩国借助防务交流活动,不断开拓防务外交新渠道;另一方面,韩国围绕具体项目和技术与西方国家进行防务合作,试图深度融入美国的盟友体系。比如,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与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合作,共同研发陆地战场无人装备;韩华海洋与英国巴布科克公司签署协议,联合研发潜艇等先进水下装备。

分析人士指出,韩国军工企业希望通过联合研发和提供技术服务等举措,不断拓展海外军工业务,同时将自己与美国的盟友体系深度绑定,以实现增加经济收益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等多重目的。

(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)

都难以进行有效的拦截,被攻击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做出躲避行动。中国拥有的弹道导弹种类非常多,我们常说反舰弹道导弹十分厉害,被公认可以打击移动目标。但是,我们需要注意一点:哪怕缺少末端制导能力的老旧战术弹道导弹,在现代侦察手段的支援下,也能打击固定

目标和隐藏目标。用弹道导弹能打击位于军港的军舰、潜艇、敌方防空阵地、兵力集结和后勤保障等节点,而且几乎都能一击必杀,这在战场就是一种无敌的存在。就算对方能拦截部分弹道导弹,其拦截弹的成本也要远远超出弹道导弹本身。

(综合澎湃防务、腾讯网)

## 哈马斯超强的战斗韧性

自去年10月7日爆发,本轮巴以冲突已超300天。8月5日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以军方通报,称已消灭1.7万名哈马斯武装人员。但美军退役上校彼得·曼苏尔认为,以军仍在加沙激战,表明哈马斯“战斗力犹存”。

**兵力规模有所恢复**

据外媒报道,卡桑旅(哈马斯下属武装部队)下辖24个营分布在加沙的南、北、中3个区域。在北部围绕首府加沙城部署了12个营,南部次之,有8个营,中部则有4个营。

通过对以军战报和媒体报道的梳理分析,美智库“战争研究所”称,截至7月初,哈马斯仍有8个营具备较强战斗力,13个营严重削弱,3个营被“完全摧毁”。

英智库“国际战略研究所”认为,战前,哈马斯或保有一支多达4万人的后备力量。以色列的《耶路撒冷邮报》也称,截至6月中旬,哈马斯已招募近2万名新兵,基本弥补了此前作战损失。

当然,兵力多寡只是一方面。一位以军退役将领表示:“哈马斯最大的困难不是招兵,而是缺少有经验的指挥官。”据以方估计,哈马斯现有老兵5000至1万人,他们构成了抵抗力量的核心,化整为零每人带领4至5人的战斗小组开展游击战。

**从持久战到游击战**

美智库“战争研究所”报告称,至少从2021年起,哈马斯就开始为持久战做准备。

具体措施包括:扩大炸药和反坦克武器的生产,储备足够维持至少10个月的蔬菜罐头、椰枣和饮用水,并在长达数百里的隧道中搭建不易被监控的有线电话网。

哈马斯还开展耐力训练,要求武装人员只靠一把椰枣充饥,也能坚持作战数日。

冲突爆发后,由于海陆空通道被切断,哈马斯就地取材,从以军未爆弹中提取炸药充当军火原料。据《纽约

时报》报道,8月7日,以军在汗尤尼斯发现一座地下兵工厂,缴获大量半成品状态的无人机、迫击炮弹和反坦克火箭弹,表明哈马斯迄今仍有一定的武器自给能力。

战术方面,哈马斯比较注重迷惑对手、避免击虚。一名以军特种兵表示,哈马斯公开活动时穿着打扮与平民无异,直到进入一所房屋,取出事先藏好的枪支弹药,才突然朝以军开火。

一名以色列军官指出,随着大批加沙平民逃离家园,哈马斯武装人员在数百栋房屋内埋设诡雷,一旦触发就会爆炸。



哈马斯武装士兵练习设置路障

**民众支持不可低估**

哈马斯坚持这么久,离不开民众支持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·佩普指出,哈马斯民意基础相当深厚,其高层都来自加沙难民营,亲友也大多生活于此。本轮巴以冲突中,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的家族超40人丧生。

以加沙为例,尽管超6成受访者在本轮冲突中失去亲人,但仍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哈马斯对以发动袭击,40%的人希望哈马斯继续执政。

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相信,武装反抗是“获得自由、独立和主权的唯一途径”。(据中国新闻网 钟新军/文)